

爱如一道光

何小琼

在家门口，阿加莎母亲等在那里。母亲一眼就看到女儿伤心的神情，母亲细心地观察到什么，然后说：“谁把这么漂亮的蝴蝶放在帽子上了，阿加莎不喜欢的，因为这也是生命。”只一瞬间，阿加莎就像被一道光射进了内心，照亮了她，心中的郁闷和愁苦得到解脱。她急切地扑到母亲身上，一迭连声地告诉母亲，“是的，它太可怜了，但人家好心送给我，我不能生气”。母亲温柔地拍着阿加莎的背，表示能够理解。

这件事，对阿加莎影响非常大。因为她有一个懂得爱的母亲，母亲的爱一直陪伴着她成长。教会她善良、勇敢和执着。节目最后，阿加莎深情地说：“我所获得的成就，得益于我的母亲。她用爱包容我，让我懂得珍惜和爱。这在很大程度上鼓舞我长大后努力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轻易放弃。”

阿加莎是幸运的，遇到一位好母亲，而母亲深深地知道自己女儿想的是什么，知道轻声细语的安慰就可以让孩子心安。不训斥，不责怪，用温柔包裹一颗受到惊吓的心，让爱像一道光照耀孩子心扉。如果阿加莎的母亲也像父亲和姐姐那样，不明白她为什么大哭，情绪失控，不安慰，而是大发雷霆，那结果可想而知。不能愉快成长的人，又怎么会自信，有能力，长大后成为赫赫有名的侦探女王呢？

天下所有的母亲都会爱自己的孩子，看你是让爱成了为一道光，照耀孩子一生。还是成为一根棍子，敲碎孩子的梦想天堂。

的和乐气氛和劳动后的欢快心情。

《小雅·无羊》(原诗较长,从略)写的则是一首牧歌:蓝天白云下,山野里撒满了牛羊,有的吃草,有的走下山坡,有的在池塘饮水,有的调皮地撒欢,悠闲的牧人或许也会亮一嗓子那时的“花儿”或“信天游”。

我特别喜欢《诗经》中的《周南·芣苢》，这是一首女子采摘车前子草的乐歌。余冠英先生将之译成白话，十分精妙，尽显民歌风味：

车前子儿采呀采，采呀快快采起来。

车前子儿采呀采，采呀采到手中来。

车前子儿采呀采，一颗一颗拣起来。

车前子儿采呀采，一把一把捋下来。

车前子儿采呀采，手提衣襟兜起来。

车前子儿采呀采，披起了衣襟兜回来。

这首小诗章节回环复沓，通过反复咏唱，我们仿佛看到三五成群的女子在山坡旷野劳动的身影，听到她们的歌声，感受到她们采摘的欢乐心情。

如果说，《芣苢》是一首浸染着田野风的抒情小调，《大雅·麟》则是一首气势磅礴的创业者之歌。《麟》记载周人为了生存和发展，进行的一次全国性的大迁徙，开疆辟土，建设家园，是一首带有史诗性质的古歌。其四章，其中第四章直接写他们到了新地，整田筑室的劳动场景。上学时，老师褚斌杰先生把它译成白话：

装土运泥响嘎嘎，投土入板响轰轰。

捣土打墙登登登，削墙拍打砰砰。

百堵高墙平地起，劳动歌声胜鼓声。

如此艰辛的劳动却看不到先民们的苦楚，有的只是高扬的劳动热情和创业的自豪感。这使我想起在“战天斗地”年代，那种出大力，流大汗，以苦为乐的情怀。劳动并不苦，劳动换来成果，劳动让人憧憬美好幸福的明天。

在《诗经》中，有关劳动的诗几乎都写得很“乐呵”，即如《伐檀》、《七月》，也是“以劳动为起兴”，表现对不劳而获的贵族老爷的不满、讽刺、甚至反抗，劳动者对劳动本身并无怨尤的。

劳动创造了人，劳动是人的自身需要，所以劳动起来多不觉得。即使劳动的过程艰辛万分，人们也会从中找乐，使之变得轻松愉快起来。我记得在上世纪的劳动工地，譬如修路或筑坝，常见人们唱“夯歌”，边打夯边唱，一人起头，众人齐和，歌词即兴发挥，出口成章，合辙押韵，风趣调侃。夯歌使人们在高强度的劳动条件下心情放松，精神饱满，感到有使不完的劲。

这种随口创作的“夯歌”，也许就是所谓的诗了。原始社会和《诗经》里劳动的歌声，我想也就是这样产生的吧？劳动是诗歌创作的源泉，这自然是另一个诗歌的话题了。

“十亩”，指桑园的大小，约数；“桑者”，采桑女；“闲闲”，采完桑，歇息时的轻松状；“泄泄”，同义。这是一首采桑的歌；在茂密的桑园里，采桑女辛勤地采摘，桑叶采得满筐满篓，该回家了，于是背起筐篓，结伴同行，一路笑语喧哗，表现了桑园里

劳动者的古歌

苗连贵

劳动者的古歌

古远原始劳动歌谣，口耳相传下来的不多，有文字记载的更其寥寥，但仅就散见于先秦典籍中零星的篇什看，大多铿锵有力、意气昂扬，催人奋发。其中最为后世称道的，当属《弹歌》(载《吴越春秋》)：

断竹，续竹，

飞土，逐宍(古“肉”字，代指禽、兽)。

“断竹”，砍伐并截取竹子；“续竹”，是用韧性的藤葛或竹索做弦，制成弹弓，强劲有力；“飞土”，把泥做成弹丸，装在竹筒上，干后坚硬异常，这样才能击伤猎物；“逐宍”，这样的弓箭不一定能“一箭封喉”，猎物负伤而逃，这就要追逐了。八字短歌，流露出原始人对自己学会制造得用的猎具的自豪感、以及追逐并获得猎物的喜悦心情。

《蜡辞》(载《礼记》)也写得简短而有力：

土，反其宅；

水归其壑！

昆虫，毋作；

草木，归其泽！

土，从哪里来的返回到哪里去；

水，回到山谷中；害虫不要猖獗；草木，回到沼泽地带生长。大水泛滥，土地淹没，害虫猖獗，草木荒疏。这看似“咒语”，但态度坚决，声势凌厉，命令似语气，表现了先民改造自然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

与此相类的，还有一首《神行》(载《山海经》)：

神，北行！

先除水道，

决通沟渠！

“神”，指旱神魃，驱逐它，回到它的原地北方，不许在此肆虐，使水道和沟渠畅通。这首歌，与祈求式的祭辞相比，更显出先民通过劳动征服自然的积极性及同艰苦的自然环境斗争的强烈意愿。

到了春秋，《诗经》记载的劳动诗歌就多了，而且风格更乐观向上，更具生活情味。

《魏风·十亩之间》：

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子还兮。

十亩之间兮，桑者泄泄(yi)兮；行子逝兮。

“十亩”，指桑园的大小，约数；

“桑者”，采桑女；“闲闲”，

采完桑，歇息时的轻松状；“泄泄”，同义。这是一首采桑的歌；在茂密的桑园里，采桑女辛勤地采摘，桑叶采得满筐满篓，该回家了，于是背起筐篓，结伴同行，一路笑语喧哗，表现了桑园里

的和乐气氛和劳动后的欢快心情。

《小雅·无羊》(原诗较长,从略)

写的则是一首牧歌：蓝天白云下，山野里撒满了牛羊，有的吃草，有的走下山坡，有的在池塘饮水，有的调皮地撒欢，悠闲的牧人或许也会亮一嗓子那时的“花儿”或“信天游”。

我特别喜欢《诗经》中的《周南·芣苢》，这是一首女子采摘车前子草的乐歌。余冠英先生将之译成白话，十分精妙，尽显民歌风味：

车前子儿采呀采，采呀快快采起来。

车前子儿采呀采，采呀采到手中来。

车前子儿采呀采，一颗一颗拣起来。

车前子儿采呀采，一把一把捋下来。

车前子儿采呀采，手提衣襟兜起来。

车前子儿采呀采，披起了衣襟兜回来。

这首小诗章节回环复沓，通过反复咏唱，我们仿佛看到三五成群的女子在山坡旷野劳动的身影，听到她们的歌声，感受到她们采摘的欢乐心情。

如果说，《芣苢》是一首浸染着田野风的抒情小调，《大雅·麟》则是一首气势磅礴的创业者之歌。《麟》记载周人为了生存和发展，进行的一次全国性的大迁徙，开疆辟土，建设家园，是一首带有史诗性质的古歌。其四章，其中第四章直接写他们到了新地，整田筑室的劳动场景。上学时，老师褚斌杰先生把它译成白话：

装土运泥响嘎嘎，投土入板响轰轰。

捣土打墙登登登，削墙拍打砰砰。

百堵高墙平地起，劳动歌声胜鼓声。

如此艰辛的劳动却看不到先民们的苦楚，有的只是高扬的劳动热情和创业的自豪感。这使我想起在“战天斗地”年代，那种出大力，流大汗，以苦为乐的情怀。劳动并不苦，劳动换来成果，劳动让人憧憬美好幸福的明天。

在《诗经》中，有关劳动的诗几乎都写得很“乐呵”，即如《伐檀》、《七月》，也是“以劳动为起兴”，表现对不劳而获的贵族老爷的不满、讽刺、甚至反抗，劳动者对劳动本身并无怨尤的。

劳动创造了人，劳动是人的自身需要，所以劳动起来多不觉得。即使劳动的过程艰辛万分，人们也会从中找乐，使之变得轻松愉快起来。我记得在上世纪的劳动工地，譬如修路或筑坝，常见人们唱“夯歌”，边打夯边唱，一人起头，众人齐和，歌词即兴发挥，出口成章，合辙押韵，风趣调侃。夯歌使人们在高强度的劳动条件下心情放松，精神饱满，感到有使不完的劲。

这种随口创作的“夯歌”，也许就是所谓的诗了。原始社会和《诗经》里劳动的歌声，我想也就是这样产生的吧？劳动是诗歌创作的源泉，这自然是另一个诗歌的话题了。

“十亩”，指桑园的大小，约数；

“桑者”，采桑女；“闲闲”，

采完桑，歇息时的轻松状；“泄泄”，同义。这是一首采桑的歌；在茂密的桑园里，采桑女辛勤地采摘，桑叶采得满筐满篓，该回家了，于是背起筐篓，结伴同行，一路笑语喧哗，表现了桑园里

的和乐气氛和劳动后的欢快心情。

《小雅·无羊》(原诗较长,从略)

写的则是一首牧歌：蓝天白云下，山野里撒满了牛羊，有的吃草，有的走下山坡，有的在池塘饮水，有的调皮地撒欢，悠闲的牧人或许也会亮一嗓子那时的“花儿”或“信天游”。

我特别喜欢《诗经》中的《周南·芣苢》，这是一首女子采摘车前子草的乐歌。余冠英先生将之译成白话，十分精妙，尽显民歌风味：

车前子儿采呀采，采呀快快采起来。

车前子儿采呀采，采呀采到手中来。

车前子儿采呀采，一颗一颗拣起来。

车前子儿采呀采，一把一把捋下来。

车前子儿采呀采，手提衣襟兜起来。

车前子儿采呀采，披起了衣襟兜回来。

这首小诗章节回环复沓，通过反复咏唱，我们仿佛看到三五成群的女子在山坡旷野劳动的身影，听到她们的歌声，感受到她们采摘的欢乐心情。

如果说，《芣苢》是一首浸染着田野风的抒情小调，《大雅·麟》则是一首气势磅礴的创业者之歌。《麟》记载周人为了生存和发展，进行的一次全国性的大迁徙，开疆辟土，建设家园，是一首带有史诗性质的古歌。其四章，其中第四章直接写他们到了新地，整田筑室的劳动场景。上学时，老师褚斌杰先生把它译成白话：

装土运泥响嘎嘎，投土入板响轰轰。

捣土打墙登登登，削墙拍打砰砰。

百堵高墙平地起，劳动歌声胜鼓声。

如此艰辛的劳动却看不到先民们的苦楚，有的只是高扬的劳动热情和创业的自豪感。这使我想起在“战天斗地”年代，那种出大力，流大汗，以苦为乐的情怀。劳动并不苦，劳动换来成果，劳动让人憧憬美好幸福的明天。

在《诗经》中，有关劳动的诗几乎都写得很“乐呵”，即如《伐檀》、《七月》，也是“以劳动为起兴”，表现对不劳而获的贵族老爷的不满、讽刺、甚至反抗，劳动者对劳动本身并无怨尤的。

劳动创造了人，劳动是人的自身需要，所以劳动起来多不觉得。即使劳动的过程艰辛万分，人们也会从中找乐，使之变得轻松愉快起来。我记得在上世纪的劳动工地，譬如修路或筑坝，常见人们唱“夯歌”，边打夯边唱，一人起头，众人齐和，歌词即兴发挥，出口成章，合辙押韵，风趣调侃。夯歌使人们在高强度的劳动条件下心情放松，精神饱满，感到有使不完的劲。

这种随口创作的“夯歌”，也许就是所谓的诗了。原始社会和《诗经》里劳动的歌声，我想也就是这样产生的吧？劳动是诗歌创作的源泉，这自然是另一个诗歌的话题了。

“十亩”，指桑园的大小，约数；

“桑者”，采桑女；“闲闲”，

采完桑，歇息时的轻松状；“泄泄”，同义。这是一首采桑的歌；在茂密的桑园里，采桑女辛勤地采摘，桑叶采得满筐满篓，该回家了，于是背起筐篓，结伴同行，一路笑语喧哗，表现了桑园里

的和乐气氛和劳动后的欢快心情。

《小雅·无羊》(原诗较长,从略)

写的则是一首牧歌：蓝天白云下，山野里撒满了牛羊，有的吃草，有的走下山坡，有的在池塘饮水，有的调皮地撒欢，悠闲的牧人或许也会亮一嗓子那时的“花儿”或“信天游”。

我特别喜欢《诗经》中的《周南·芣苢》，这是一首女子采摘车前子草的乐歌。余冠英先生将之译成白话，十分精妙，尽显民歌风味：

车前子儿采呀采，采呀快快采起来。

车前子儿采呀采，采呀采到手中来。

车前子儿采呀采，一颗一颗拣起来。

车前子儿采呀采，一把一把捋下来。

车前子儿采呀采，手提衣襟兜起来。

车前子儿采呀采，披起了衣襟兜回来。

这首小诗章节回环复沓，通过反复咏唱，我们仿佛看到三五成群的女子在山坡旷野劳动的身影，听到她们的歌声，感受到她们采摘的欢乐心情。

如果说，《芣苢》是一首浸染着田野风的抒情小调，《大雅·麟》则是一首气势磅礴的创业者之歌。《麟》记载周人为了生存和发展，进行的一次全国性的大迁徙，开疆辟土，建设家园，是一首带有史诗性质的古歌。其四章，其中第四章直接写他们到了新地，整田筑室的劳动场景。上学时，老师褚斌杰先生把它译成白话：

装土运泥响嘎嘎，投土入板响轰轰。

捣土打墙登登登，削墙拍打砰砰。

百堵高墙平地起，劳动歌声胜鼓声。

如此艰辛的劳动却看不到先民们的苦楚，有的只是高扬的劳动热情和创业的自豪感。这使我想起在“战天斗地”年代，那种出大力，流大汗，以苦为乐的情怀。劳动并不苦，劳动换来成果，劳动让人憧憬美好幸福的明天。